

保 健 叢 書

保健事業在蘇聯

N. A. Vinogradov 著
微那格拉多夫

燕 蓀 譯



上海康健書局出版

保 健 事 業 在 蘇 聯

N. A. VINOGRADOV 著
俄 那 格 拉 多 夫
燕 孫 譯

上 海 康 健 書 局 出 版

• 版權所有 •

保健事業在蘇聯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初版

原書名	Public Health in the Soviet Union
著者	N. A. VINOGRADOV
譯者	燕 葆
出版者	康 健 書 局 上海淮海中路436號
總發行	通 聯 書 店 上海山東中路中保坊11號
發行者	大 中 國 圖 書 局 上海四川北路8號

序

新民主主義時期的醫學，是以預防為主。我國幅員廣闊，人口衆多，不但醫務人員缺乏，就是藥物器材，也不能夠滿足廣大人民的需要；因此，應當怎樣防止疾病，這實在是當前的一個很切要的工作。

蘇聯在這方面的努力和成就，是十分驚人的。自從十月革命以後，蘇聯的保健事業，得到飛躍的發展，在全世界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之中，沒有一個能和它比擬。因此，怎樣向蘇聯學習，也是我們每一個醫務工作者的新課題。

燕孫同志將他的“保健事業在蘇聯”的譯稿，交給我看，我抽暇閱讀了一遍，覺得這實在是一本好書，而譯者的譯筆又非常簡潔，名詞的逐譯也非常正確，因此，我很鄭重地把這本書推薦給讀者。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錢明序於滬北

目 錄

序.....	1
史的發展.....	1
蘇聯保健事業的特點.....	15
城市和鄉村的保健組織.....	24
城市的保健事業.....	24
醫院事業.....	33
鄉村的保健事業.....	35
保健事業與蘇聯民族政策.....	44
婦嬰保健.....	49
休養所，療養院和療養區.....	58
體育與運動.....	60
製藥業.....	62
醫療幹部.....	64
衛國戰爭時期的保健事業.....	68
蘇聯保健事業的戰後五年計劃.....	72

保健事業在蘇聯 史的發展

自從世界上第一個工農國家建立以後，已經過了三十多年，在這國家中，進步人類的崇高理想一貫地實現了，列寧和斯大林的黨所團結與鼓舞的千百萬蘇維埃愛國者，發揮他們的勞動，能力和智慧，獻身於社會主義祖國，使工業農業經濟和文化突飛猛進。蘇維埃建國以後，各部門的建國工作的成就，至為偉大。

勝利建設的熱情鼓舞着，共產主義社會的崇高理想推動着，蘇維埃人民不斷地努力，不斷地犧牲，建設了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人類歷史空前未有之大戰中，蘇維埃人民保衛了國家的獨立。從法西斯匪徒的奴役中，解放了希特勒侵略軍所桎梏的廣大人民，堅苦不屈地為世界和平而鬥爭。蘇聯在人類偉大的領袖列寧和斯大林的天才引導的道路上，充滿信心地向前邁進。

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實屬於蘇維埃人民的光榮；千百萬人民燃起了愛國主義的火焰，堅定了光明未來的信心，為祖國的幸福與光明，表現了無數勞動英雄的功績。

布爾塞維克政策的力量，造成了我們偉大的改革，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目標，使工業農業以及公共衛生、教育、社會福利等等都起了革命，蘇維埃公共衛生事業的發展，也能與社會主義經濟的進步並駕齊驅，更值得我們引以為榮。

帝俄時代公共衛生問題，由地方自治會和城市行政當局共同處理。

沙皇政府建立這一組織，雖遠在十九世紀的六十年代，但地方自治會只是地主、資本家、富農和商人的組織，並沒有工農代表參加；同時伴歐洲俄羅斯三十四州有這種組織，並不普及於各縣。更因為缺乏基金，沒有適當的保健機構，僱用的醫生很少，不敷需要，因之城市裏絕大多數人仍向開業醫師求診，而鄉村農民只有仰仗庸醫和產婆了。

雖然政府也設立了一些醫療機構，也有少數慈善團體施診，但是，這都是一些官僚機構，彼此毫無聯繫，人力財力也感不夠。更沒有一個管理的中心。而沙皇法律將醫療保健事業列為“非義務性的職務”。

當時的醫業也沒有一個管理中心，醫生只在比羅果夫公會——紀念俄國卓越的外科醫生及解剖專家比羅果夫（N.I.Pirogov）——開會時取得聯繫。雖然參加該會的多係資產階級的醫生，但在俄國醫學界的社會思想的發展上，貢獻極大。他們曾發表當時俄國工農慘況的報告，發布饒有興味的事實與數字，對於當時城鄉的衛生狀況，頗有參考價值。

地方自治會和比羅果夫公會的資料，蘇維埃公共衛生制度草創時期多加以利用。此外，地方自治會和比羅果夫公會有許多富於犧牲精神的名醫，貢獻其智慧和能力為人民服務，對城市與鄉村中的許多不衛生狀況，患病率和死亡率，都有調查統計。

首應提及的是第一任人民公共衛生委員會委員塞馬希科（N.A.Semashko）和副委員索諾夫耶夫（Z. P. Solovyov），都是蘇維埃公共衛生制度的組織者，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他們積極地參加草創工作，使我國健全的公共衛生組織，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遠在十月社會主義大革命以前，列寧早已注意公共衛生問題，在革命準備時期，列寧以他卓越的天才，制定社會主義公共衛生計劃的

綱領。

如果與資產階級機構像地方自治會和比羅果夫公會渺茫的提議和空洞的方案相比較，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列寧和布爾塞維克黨對整個醫療保健制度的改革，在原則上推進了一步。且和整個社會制度的改革密切聯系。基本原則包括預防治療，保健工作，環境衛生和社會保險等等。一九一二年布拉格黨代表會議已特別注重社會保險問題，確定為黨的政綱。

由此可見，一九一七年大革命時代，對於整個醫療保健制度，黨已有了確定的完整的計劃。

遠在一九〇三年第二次黨代表會議時，公共衛生保健的組織和發展業經確定，十月大革命初期，黨面臨着許多迫切的嚴重問題時，也沒有忽視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彼得格勒蘇維埃工農代表革命軍事委員會設立醫療衛生部，並接到列寧的指示，怎樣進行革命以後的工作。

遵照列寧的指示，由於布爾塞維克黨、無產者紅十字會，和工人醫療協會的協助，醫療衛生部負起動員醫療力量，組織公共醫療事業的艱鉅而光榮的任務。

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列寧簽發訓令，創立醫師最高會議為工農政府最高醫務機構。這一訓令確定蘇維埃政府的醫療保健公有制度，在原則上為廣大羣衆服務。

一九一八年七月成立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公共衛生委員會，工作體制早已在革命時期逐漸形成。工作的方針則毫無疑義地根據聯共（布）黨的綱領。

黨的綱領寫着：『由於活動的基礎在保衛人民健康，聯共（布）黨堅決主張廣泛建立保健所，實施衛生方案以防止疾病之發生。因

之，聯共（布）規定它的必要任務如下：

一、堅決實施廣泛的衛生方案，為勞動人民服務，如：

（1）改善人口稠密地區的環境衛生（保護土壤、飲水和空氣的清潔）。

（2）根據科學衛生原則，設立公共食堂。

（3）實施預防方案，以防止傳染病的發生和蔓延。

（4）制定衛生法規。

二、向社會流行病如肺癆、性病、酗酒等病抗爭。

三、免費供應醫藥。

徹底改革衛生事業，根據完全不同的基礎重新建立，建立單一的領導機構以統一管理地方蘇維埃的工作，制定人員和設備的記錄，擬定預防與治療的機構網的發展計劃，監督公共醫療事業的設施。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一日，列寧簽發訓令，在少年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公共衛生事業的總部——蘇俄人民公共衛生委員會。

委員會立即遭遇到艱巨的任務——必須撲滅流行病的蔓延，減少勞動人民高度的患病率和死亡率，使醫療保健事業為大眾服務。一九一九年十二月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列寧警關的演詞中可以看出當時的疫情和衛生情況，他說：“……仍有三分之一的災禍向我們進攻，蟲和斑疹傷寒行將毀滅我們的軍隊……”“同志們，必須提高警惕！是否讓蟲擊敗了社會主義，否則讓社會主義擊敗了它”。

當時列寧又說：“這裏是我們文化鬥爭的第一步，也是我們爭取生存的鬥爭。”

少年共和國當即負起任務，不管肥皂衣服的極端缺乏，不管稠密地區的極端污穢，不管沐浴設備的簡陋和飲水供應的缺乏，對改善醫

療衛生條件以保衛生命和勞動，展開堅決的鬥爭。人民委員會在那幾年當中，發佈了人民公共衛生委員會一系列的命令——一九一九年的保護住宅區的環境衛生；一九二〇年的設置人民沐浴設備；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發布抗禦斑疹傷寒及回歸熱方案；一九二一年公布改善飲水，溝渠和垃圾處理的方案等；一九一九年四月公布強迫種痘的命令。這一系列的命令，效果實難以估計。我們可以指出，一九二〇年彼得格勒普遍種痘之後，每月的天花病例減少到六至八例，以前每月患者達八百人。

人民公共衛生委員會在蘇軍中組織的沐浴、洗衣、消毒隊和醫護列車完成大部任務。衛生教育亦普遍設施。一九二〇年蘇軍參加衛生講演及小組會的達三百八十萬人，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單是在軍隊中發行的衛生宣傳的手冊，說明和招貼畫已達五百五十萬份。城市居民中亦同樣實施這項宣傳工作。

在飢餓、災荒、怠工和外國軍事干涉種種困難條件下，新生的公共衛生機構，面對着這些困難，完成了艱鉅的任務。歷史給予他們的第一次考驗已經過去了。在艱苦的鬥爭過程中，國家公共衛生制度在原則上是確定了。

在戰勝反動派、白衛軍和外國軍事干涉武裝力量以後，蘇維埃政府致力於經濟復興，並建立機構以保衛勞動人民的健康。

在蘇維埃政府開始十年中，醫療衛生機構逐漸成長，服務也大有進展，一九一三年革命前俄國病床總數為 175,690 張，而一九二八年，雖因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大戰的破壞，全國醫院病床總數卻達到 246,525 張了。

醫療預防機構的增加更為顯著，一九一三年僅有防治所及分科診

療所1,230所，而一九二八年已達5,673所，同時鄉村巡迴醫療站亦從4,367所增到7,531所，實際上增加了一倍。醫療網的迅速發展急需大多數的醫生、助醫、助產士和護士。一九二八年為勞動人民服務的醫生達63,162人，較諸一九一三年全國醫生總數不過19,785人是多得多了。

在黨的第七次代表會議之後，蘇維埃政府和黨中央委員會一再討論公共衛生的重要問題。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黨中央委員會通過一歷史性的決議——“工農的醫療保健事業”。中央委員會指示目前保健的標準已不能適合國民經濟的要求，醫療機構也不能隨國民福利和國家經濟的擴展，為各階層的勞動人民服務，改進產業工人衛生保健的任務成就亦大。例如頓巴斯、庫察巴斯和烏拉爾等地區實施許多有效的衛生方案，使鄉村保健工作和社會主義農業的發展並駕齊驅。所有這些成就並沒有影響其他廣大人民的醫療服務。

在第一次五年計劃期間（1928—32），醫療網不斷地發展。病床增加了一半多，療養院和休養所的容量也增加一倍。工廠和工場也新設了許多醫療站和防治所；蘇聯建立這些新機構，使疾病和外傷在短期內大大地減少。

公共衛生事業的組織者，除了注重保健機構量的增加以外，也竭力求質的改善。在一九三四年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斯大林同志指出我國正努力爭取整個醫學教育的飛躍進步和醫科學校的迅速增加。第一次五年計劃期間，新成立的醫學院達十四所，加上許多高級醫科學校專門訓練助醫和助產士，而護士學校也從127所增加到260所。一九四一年蘇聯醫生人數比較一九二八年增加了一倍。

又為工農子弟開辦蘇維埃醫學專科學校五十五所，訓練蘇維埃的、

新知識分子，爲工農階級的骨幹和精華。

在第二個和第三個斯大林五年計劃期間，公共衛生制度不斷地發展，一九四一年蘇聯擁有各種醫學衛生機構，爲數極爲可觀。

鄉村的醫療保健工作有一個時期遠比不上城市。要發展和鞏固集體農莊和國營農莊，必須在短期內改善醫療事業，爲集體農莊的廣大人民服務。一九三八年政府決議改善鄉村巡迴醫療站以解決這一問題。一九四一年服務於鄉村的巡迴醫療站達14,431所，而一九二八年不過7,531所。大多數巡迴站都有必需的醫療設備，醫生亦受過高等教育和專門訓練，所有醫生都願貢獻他們的智慧和能力爲人民服務。

一九三六年蘇維埃政府通過禁止墮胎的法律，增加產婦的物質援助，對子女衆多的母親，國家給予補助，發展產科醫院，托兒所和幼稚園網，修正離婚法，對拒付贍養費的處以鉅額罰金。這一切明確地表示蘇維埃政府對母親的關懷。同年，政府補助子女衆多的母親達200,000,000盧布，次年增到965,712,000盧布，一九四一年爲數超過1,131,955,000盧布。

無庸諱言，我們在這一方面已凌駕資本主義國家——英國、法國和美國。在英美等國，疾病或生育對於勞動者的家庭實有不勝負擔之苦。杜魯門總統一九四五年致國會的咨文稱，他承認國民健康狀況殊難令人滿意；有人也許會想到，一個國家元首這樣提出後，一定有實際方案付諸實施以改善醫療保健的現狀。可是，美國聯邦安全總署署長伊文（Oscar R. Ewing）在一九四八年的報告中稱，美國染患慢性疾病者達25,000,000人，約當人口總數的六分之一，200,000兒童患癲癇病，175,000人患肺癆，500,000人需要施行外科或骨科手術，軟骨病更形普遍。

自從杜魯門總統向國會提出上項咨文後，已經過了四年，但在他致八十一次國會的咨文中又稱：“像我們這樣富強的國家，一百萬人口中就有十人缺乏適當的醫療保健，殊堪驚愕，我們缺乏醫生、醫院和護士……適當的醫療保健所費過昂，使大多數公民無法就醫”。

在蘇聯，廣大人民的保健工作是國家的義務，蘇維埃公民都享有醫療權利。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五日，第八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批准斯大林憲法——社會主義勝利的憲法。在這根本法中，規定蘇聯的一切公民都保證享有勞動、休息和教育的神聖權利。

同年蘇聯人民公共衛生委員會成立，負全國勞動人民醫療衛生事業管理的責任。

一九三九年黨的第十八次代表大會確定醫務行政的新任務為“爲了加強勞動人民的保健工作，改善醫院服務，發展醫療預防措施，協助產科醫院，增設兒科醫院，提高勞動保護標準，建立工人休養所，促進工人健身運動，因之國家保健的歲出，從一九三七年的 103 億盧布到一九四二年要增到 165 億盧布。”由此可見，勞動人民公共衛生的重點工作，在醫療預防的改進，更進一步達到患病率和死亡率的減低和一切衛生狀況的改善，這是廣大人民衛生狀況的特質。

聯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會這種確定的措施，在閉會後幾年中產生了意外的成果。像革命初期，威脅少年共和國的生存，攫取了千萬人的生命的斑疹傷寒，也變成罕見的病症，僅在少數地區，個別病例偶有發現，而可怖的鼠疫、霍亂和天花幾已宣告絕跡。

醫療工作人員多年不斷的努力，公共衛生經費鉅額的增加，國內各方面廣泛的支援，工業農業衛生法規嚴密的制定，廣大人民物質環

境和一般文化水平的提高——所有這些都有助於國民健康的促進和患病率的銳減。

在衛國戰爭前夜，蘇俄共和國人口平均增加率超過一九二六年的數字，比較歐美大陸增加了兩倍。

自從偉大的斯大林五年計劃開始以後，我國廣大人民的體格，更形強壯。

第七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於一九三五年召開，莫洛托夫的報告中稱：“由莫斯科、列寧格勒、和莫斯科州、伊凡諾伏州、高爾基和烏克蘭等地方，工人應徵服兵役的體格檢查紀錄，表示在過去六七年間，一般平均體重增加1.5—2公斤，胸圍增加1.5—2.5公分。我們知道那一個國家能達到這種倍增的紀錄呢。”

在所謂“富強的”美國，我們也可找出適當的資料。例如：一九四五年四月一日，十八歲到三十七歲的男子，健康紀錄不及格，不能服兵役的將近五百萬人，約當受檢總人數的百分之三十……有一百五十萬人都因為體格和心理健康的不合格而退役。這一對照確是太驚人了！

★

★

★

當前蘇聯新的巨大的預防工作，決非個別的衛生專科醫生所能解決。需要强有力的特別機構來加以處理。因之，細菌實驗室、衛生試驗所、滅菌消毒站和種痘站等機構網也逐漸成立。奠定衛生立法的基礎。

在城市和鄉村，大力推動健康檢查、飲水檢查、食物檢驗、海港檢疫、消毒、種痘和流行病的研究——所有這些都是保健機構的任務。隨着工業的發展，專門性的工業衛生檢驗，更屬迫切需要。

在城市勃興，國家工業化，農業集體化之後，保健機構面臨的問題愈趨複雜。增加衛生人員，並進一步使他們專門化，更屬當前迫切的要求。

一九三三年是擴展衛生事業分支機構的轉捩點，國家衛生檢驗局也在這一年成立。

一九四一年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強調在工廠、運輸機構、集體農莊和國營農莊中推動衛生工作的重要性。這引起爭取更高的衛生水平的新的羣衆運動。最著名的例子，像亞塞爾拜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喬克察地區人民所發動的羣衆運動，德米特洛夫（莫斯科州）和羅加契夫（白俄羅斯）的居民也爭先響應。

喬克察地區集體農莊的農民清洗當地的房屋、街道、庭園、水井，興建廁所和浴室，並採取抗禦瘧疾的有效措施。他們完全利用本地的物資，在短期內完成任務。羅加契夫人民成功地撲滅了該區的傳染病，因之當地醫院的隔離病房以沒有病人而關閉了。

醫科學校的醫務工作者，鄉村圖書室，工人俱樂部和無線電廣播，報紙所實施的衛生教育，對這種自發性的羣衆運動，一致地大加鼓勵。



醫學的成果廣泛地應用於蘇聯人民的保健工作。蘇維埃政府成立初期，國內戰爭還沒有停止，微生物、衛生、肺癆、熱帶病、性病等研究所紛紛成立。這些研究所和革命後成立的許多學術機構，主要任務在研究疾病的發生、預防和診療。最早幾所研究藥用生物基本理論的研究所亦同時成立。

國內戰爭結束後，我國轉入平時建設和經濟復興工作，有關工廠

衛生、勞動保護、公共食堂、職業性疾病、公共衛生和婦幼保健等問題的機構也紛紛成立。在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伏羅希洛夫同志和高爾基同志發動之下，規模宏大的實驗醫學研究院也成立了。

新的醫學研究院和科學研究所，在蘇維埃各地陸續建立，主要的任務在研究病理學和流行病學，調查當地療養區的設備和醫藥製劑。

蘇聯撥付鉅額的科學研究基金。卓越的生理學家巴甫洛夫說過：

“政府撥付科學的款項，‘太慷慨了’，而科學家亦不負政府的特別關懷。”

舉世公認的我國醫學權威有巴甫洛夫 (I. P. Pavlov)，柏爾登科 (N. N. Burdenko)、安立區科夫 (N. N. Anichkov)、奧爾別里 (L. A. Orbeli)、阿勃列科索夫 (A. I. Abrikosov)、鮑格莫列茲 (A. A. Bogomolets)、塞馬希科 (N. A. Semashko)、索諾維耶夫 (Z. P. Solov'yov)、斯柏蘭斯基 (A. D. Speransky)、費拉托夫 (V. P. Filatov)，和巴甫洛夫斯基 (Y. N. Pavlovsky) 等。

在偉大的衛國戰爭期間，勞動人民和英勇的紅軍的醫療水平已較前提高，醫學家和科學家也結合起來，更深入地解決許多複雜的問題，同時，蘇聯醫學研究院成立，對蘇聯的醫學起了領導作用。

戰後研究工作更突飛猛進。目前蘇聯的醫學研究所和科學研究所達四百所。一九四八年已有研究員二萬五千人參加工作，其中包括科學博士3,380人，預備博士8,139人，許多醫學專家都得過我國科學界最高榮譽斯大林獎金，過去五年當中，蘇聯醫學研究院有五十九位研究員和科學工作者曾經得到斯大林獎金。

列寧斯大林的一貫政策保證蘇聯醫學的迅速發展。例如：吉爾吉斯自治共和國的醫學研究所便獨樹一幟，研究部有醫學博士十四人，

預備博士五十五人，烏茲別克自治共和國的醫學研究所，有醫學博士六十五人，預備博士二百五十三人。十月社會主義大革命以前，這些地區的廣大人民完全沒有受過教育，由此可見，在蘇維埃社會制度之下，就是從前俄國邊遠地區的人民，現在也已達到高度的文化水平。

蘇聯醫學的另一特點，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利益服務，醫學的發展構成我國偉大的建設計劃。

蘇聯公共衛生部業經制定完整的科學五年計劃，包括醫學上許多重要問題，像癌症，高血壓症等。

在這一計劃下，蘇聯的一般科學研究，必須根據同一方針互相配合，具體地說，許多研究所和科學家必須互相配合起來闡明共同的問題，以免各自為政，只有在計劃科學下，研究方向才能趨於一致。

蘇聯醫學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蘇聯醫學家直接從事解決醫療衛生的理論與實際。研究費用毫無限制，政府供應一切需要以助任務之完成。

蘇聯醫學家亦致力研究俄國醫學史。俄國醫學家對廣大的醫學領域，貢獻極大。像維生素的發現，目前仍極重視。而俄國學者魯寧(N. I. Lunin)早已發現。遠在一八八〇年，魯寧氏在尤爾葉夫發表“無機鹽類對動物飼養的重要性”，首先提出當鼠類“僅飼以蛋白質、脂肪、糖類、鹽和水時”，必趨死亡，一切動物都需要另外一種物質以維持生命，就是後來所謂的維生素。

聖彼得堡軍醫院索波列夫(L. V. Sobolev)教授對糖尿病的治療，貢獻極大。一九〇〇年在俄國和德國發表“一定病理狀態下，胰臟構造的研究”，指出胰臟中胰島的機能在調整有機體碳水化合物代謝作用；如果胰島受到損壞，機能喪失時，就引起一種病理狀態，形成